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述而第七凡三十七章　釋文作三十九章陳氏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

述而不作章

竊比於我老彭　注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大戴禮虞戴德篇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足明夫子竊比之意故集注據之　包注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邢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製作篤信而好古事此皆集注所本　邢疏引王弼云老

是老聃彭是彭祖此本釋文所引鄭注然老聃之生實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注至邢疏云老彭即老子者此本世本及史記世本言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謂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言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且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則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也吳氏昌宗曰老彭老聃初非二人而應世之迹忽然殊異在堯時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商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於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吾夫子於述古則曰老彭於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文

之五見者也　楊氏時曰老子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朱子亦言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說而傳之楊氏愼曰五千言
者容成所說老子為關尹談則亦述而不作者也　孫氏弈
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
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此則兹生異
端穿鑿無理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　注識記也默而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
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四書或問云或問默識二義曰不言
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
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　毛氏奇齡
曰此即強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為學者特今之為學者

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者因之以沈潛記誦爲難得之事故曰何有

何有於我哉 注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鄭注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 翁覃溪先生曰上論中兩何有於我蓋因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有何道德於我哉朱子謂何者能有於我乃用劉原父說其義亦可通推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忽辭而不居且喪事不敢不勉乃承當之辭亦非可遜謝也殊不可解耳 按朱子語錄云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耳

德之不修章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皇本徙下並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作聞義不能從按汪中曰講字古音媾見唐韻此章脩講一韻徙改一韻也

注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輔氏廣曰能如是則一日有一日之功故以爲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　釋文燕鄭本作宴按後漢書仇覽傳注亦引作宴宴正字燕假借字也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注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疏申申心和夭夭貌舒集注

獨主容色言之胡氏泳曰申申有展布之意夭夭有和悅之意惟一身可以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色可以言愉悅故知以色言　申或作伸夭或作妖張揖廣雅妖妖申申容也漢書敘傳夭夭伸伸顏注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　洪氏頤煊曰申古字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

甚矣吾衰也章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釋文云或無復字非皇本公下有也字　朱子語錄云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視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高注

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據此則以甚矣吾衰也久矣爲一句　邵氏瑛曰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張子正蒙亦引論語吾衰也久矣楊龜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都賦陳襄與孫述使書皆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蓋舊人讀多以久矣二字連上爲句自朱子始以二字改屬下讀蓋本於致堂胡氏也

志於道章

志於道　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

依於仁游於藝　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注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　邢疏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道德仁藝也與集注異然聖人誨人無非本

身以立教則朱子之說與邢氏未嘗不可通矣

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 注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皇疏束脩十束脯也最是贄之至輕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者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此皆集注所用 毛氏奇齡曰束脩是贄見薄物其見於經傳者甚衆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言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illegible][illegible]是倨然魄遺之傳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illegible][illegible]

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竹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脩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脩之禮則外束脩與修爲二物亦思教學贄物近儒以後漢史書多有束脩字作約束脩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漢書鮑宣傳束脩發貸三國魏志桓範薦管寧束脩其躬類淺謂束脩不足物懸引束脩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是不必是龍王貝又不必是某必欲强同之謬矣試論本交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脩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脩又何能竝之而上乎

吾未嘗無誨焉　釋文魯讀誨爲悔今從古　按鄭注以自行束脩以上爲十五以上故讀從悔後漢書伏湛傳云自行束

循說無瑕玷嘗檢注亦云謂年十五以上能振脩注鄭意謂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嘗若不足也今既定依古文作誨則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耳

不憤不啓章

舉一隅　皇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翟氏灝曰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晁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洪氏頤煊曰集解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似鄭本亦有而示之三字

則不復也　皇本作則吾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檀弓記此文無子字在字爲氏檢論語解云檀弓記此蓋古禮[illegible]

多合總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皇本是日下有也字按曲禮哭日不[illegible]
若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邢疏作[illegible]
弔用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毛氏奇齡曰檀弓不樂
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子謂顏淵章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舉訓也舍之
則藏至順也注云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翟氏灝曰史
云本與經合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
或者所據他論別歟
惟我與爾有是夫　注疏本惟皆刪作唯
子行三軍則誰與　釋文與如字皇本音餘翟氏灝曰集解孔

氏曰爲當唯與已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已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爲俱別附許於上一說則解與爲許均本皆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者異讀耶

暴虎馮河　皇本馮作淜釋文亦云馮字亦作淜阮先生曰說文作淜馮假借字淜俗字

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　鄭注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恐富下當有貴字故史記直引作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　注執鞭賤者之事　鄭注雖執鞭之賤職以疏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邢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

賤職也此即集注所本輔氏廣曰太史公謂假令晏子尚在

願為之執鞭者本此也

如不可求　皇本求下有者字

子之所慎章

齊　注齊側皆反　注疏本齊作齋釋文齊本或作齋同則是定

本仍作齊故集注同之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　邢疏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春秋時陳公子

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

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與

齊太史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遺書云聖

人不凝滯於物安有韶樂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是音字誤分爲二也按孫博開兒後錄據韓李筆解三月字作音　四書或問云以史記攷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朱子語錄云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白氏珽湛淵靜語云此章諸家說不一不若以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爲一句不知肉味爲一句義自明白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釋文爲本或爲嫣按王注似即因爲嫣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終作覺論語集解鄭汝諧論語意原皆據此謂舜後爲陳自敬仲奔齊久專齊政以揖遜之樂而作於潛竊之國故聞而發感之深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孫氏示兒編意亦略同

然史記明云學之三月邢疏亦云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故集注據之　李氏光地曰爲樂未是指韶斯字乃指韶蓋曰爲樂者多矣不意至於斯之盡善又盡美似較得神吻不是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而至此駭歎之深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夫子爲衛君乎　注爲猶助也　鄭注爲猶助也集注用之

吾將問之　釋文一本無將字

曰古之賢人也　皇本曰上有子字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或疑公羊傳哀三年何注引此節疏曰孔子曰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孔氏廣森曰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何遠而妄改之不知鄭是

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

又何怨　皇本怨下有乎字按左傳哀三年正義引史記伯夷傳索隱引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

夫子不爲也　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朱子語錄云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　毛氏奇齡曰若子爲衛君則從來注論語者亦茫然不解公羊謂衛人拒蒯聵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此一說也若據春秋時衛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師帥師伐衛不過晉衛世仇之人乘喪嫁兵此實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未達衛君拒父也皆自蒯聵後相繼肆惡不惟與楚爭宋鄭陳二國即齊魯與衛本與國也而亦以爲國亂之定朝貢議誠後朝夕饋索惟魯與甘之而齊衛不平故前此齊衛抗命諸累

戰不勝至是齊景衛靈求平於魯陰結之拒晉逼夫子爲魯司寇竟許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衛靈所以有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既未伐而趙鞅以邯鄲畀之故致荀氏范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於是魯定齊景衛靈共救朝歌不謂晉復敗荀氏于潞齊衛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齊衛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謂衛靈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以納世子爲名趁衛靈未葬因喪來伐是先有敵讎乘危覬國存亡投鼠豈容忌器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衛者晉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與衛二國之師非衛君也所繫患者正從衛拒晉而衛君不非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聵得留遂有其十四年出

子復國事耳乃當時晉衛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閒旁紐者祇為拒父而夫子適衛不以為非遂疑夫子亦以許之矣不知蒯聵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 張氏曰

陶日此章惟古注疏得其實解而意不明暢特申明之按衛集解據鄭康成說云為助也衛靈公逐世子蒯聵公薨立孫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又據孔安國云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乎合孔鄭二家得其要領矣雖晉趙鞅將其初擅國岸賈晤於衛衛遠叛之從齊結公伐晉晉趙鞅怨甚遂從衛與盟於鄟澤使成何涉佗辱衛君捘手及腕衛遂與晉絕後趙鞅復侵以謝過衛不衛也稱哀二年四月丙子衛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聵入於戚相拒止六十日[illegible]蒯

聵爲質將滅衛以報夙憤也此時公子郢嘗立此人賢且智逆覩此事決不肯立此時則衛不得不立輒矣立輒則蒯聵知衛之國卽其國不肯爲趙鞅所愚既入戚卽居戚不復入於衛矣此時衛人皆以立輒可以安蒯聵而拒趙鞅爲得策輒亦得以柴立中央俾南子蒯聵不互相戕害以爲話柄於諸侯故國人多爲之春秋之時晉惠居秦子圉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衛獻居夷子革在國往往有之蒯聵居戚衛輒在國卽其事非其子拒父也是年八月趙鞅接閽戚之師與鄭人戰於鐵獲勝而歸矣齊景公嫉其事藉舊憾使鄭國夏與衛大夫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於趙鞅陷蒯聵父子於不義者皆此人也是爲魯哀公之三年春此時子貢冉有正在衛迨秋則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

二子之間正在石曼姑圍戚時故曰古注得其實也夫以齊之強率二國之師圍戚不能有加於蒯聵得安然據戚者十餘年自是輒爲戚與衞齊共所以廢然而返不再與兵此時蒯聵與輒本無嫌隙但所處各非其地名不正耳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若以伯夷叔齊之賢處之則固有道矣乃負國而懼禍徘徊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遂必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耶惟必罪其據國拒父則事蹟不符南子未死蒯聵本不敢歸觀其魯哀十六年反國告於天王猶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是則蒯聵欲殺南子爲母有所懼志既不敢殺南子被弑母之名則出奔不入衞乃其隱衷至魯哀十六年距衞靈公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逼孔姬入國輒亦迷戀而奔魯乃不數日蒯聵仍召輒爲太子是

輒於蒯聵並無有西內刼遷南城紫綱之事父子如初爾無慚色可知保國立輒之衆以理以勢不得不然公羊傳云父可有子子不得有父穀梁傳云得以王父命辭父命老儒習味附會之詞猶不疑為京兆尹收捕偽衛太子恐衆心不同乃云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春秋何嘗有此一筆權詞以安衆耳後儒不察事蹟本末以子路食其祿為不知義夫子路果不知義夫子何不救之乃立亂其陷於不義而且哭之慟哉

注 君子君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語見荀子子道篇

飯疏食章

飯疏食注 食音嗣飯也　皇本疏作蔬釋文疏本或作蔬食如字一音嗣阮先生曰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

俗字　孔注疏食菜食邢疏同按周禮冢宰斂疏材釋文菜也詩彼疏斯稗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亦謂麤米是疏字兼有麤菜二義不必作蔬字然凡言疏食似應就米說鄉黨與孟子萬章皆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對舉豈得又言菜食乎故集注定以爲麤飯也

曲肱而枕之　注枕去聲　閻氏若璩曰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乎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注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爲首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乎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注加作假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云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亦作假

五十以學易注五十作卒又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之誤無疑也　何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皇疏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邢疏亦略同　按集注所言他論本加作假五十作卒乃劉安世語而聞自劉勉之者按史記但作假假作借解與加義本通然其下文實未嘗有卒以學易何也卒以學易四字本不辭故邢疏仍從五十解之　毛氏奇齡曰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非五十或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或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按前兩說實是可疑故集注

不從後一說則邢疏之言甚平易似不必改卒字也　朱子語錄云此夫子年已七十欲贊易故作此語或說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據此則毛氏稽求篇所辨可掃而空之矣　釋文魯讀易爲亦今从古然則魯論以五十以學爲何亦可以無大過矣爲何矣惠氏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按夫子明言十五志學五十知天命如此說則聖言前後不相照應矣　田氏藝衡留青日札云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乾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云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衍之成

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是矣　毛氏奇齡曰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適關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此皆歧說不可從

子所雅言章

子所雅言　注　雅常也　又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　孔注雅言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不可有所諱　翟氏灝曰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其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旣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　劉氏台拱曰雅言正言

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于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

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言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

執禮　陸氏深傳疑錄云執本埶字埶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古稱六經爲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埶也　翟氏灝曰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導

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　汪氏中曰詩書執禮樂正教之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孔子贊之修之而後爾雅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　注　僭稱公也邢疏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路不對　注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按此是兩說邢疏云子路未知所以對此集注後說也　李氏淳華經識小云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一說最是觀夫子之言自見　潘氏甑陶曰葉公問孔子問

中自有言語此人楚之巨臣必知敬孔子但聖道高妙子路特難措詞耳亦集注後一說意也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皇本爾上有也字恐是衍文

注 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趙氏順孫曰憤與樂相反如陰陽寒暑然聖人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極如寒到寒之極處暑到暑之極處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皇本敏上有而字

注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實也　鄭注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皇疏引王弼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輔氏廣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詞故尹氏辨之

子不語章

子不語怪力亂神　皇疏發端曰言荅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通荅耳非云不言也　按劉氏七經小傳云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力亂神來問者皆不語之按釋文語無音故集注亦讀之　四書或問云或疑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悖亂於易論禮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但論其理非徒語以惑人也　皇疏又引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

言也是以怪力爲一事亂神爲一事其說頗鑿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皇本三上有我字我作得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據此是舊本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按何解邢疏亦均云我三人行唐石經及穀梁僖二十七年范注引亦俱有我字　皇疏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或問何不二人必云三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是非也

注 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陳氏天祥曰師者人之尊稱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爲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

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言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爲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而從之一人全惡者而改之也

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邢疏引之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皇本隱下有子字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皇本行上有所字

是丘也　包注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補出心

字此集注所未及

子以四教章

注忠信本也　朱子語錄云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未有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程子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耳　劉氏攽公是弟子記云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何解疾世無明君邢疏以聖人爲堯舜禹湯君子爲行善無怠之君有恆爲有常德之君然疾時之無道而專斥君似非聖人口吻故皇疏不主其說而集注不從也

子釣而不綱章

注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孔注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此頗難解故集注以簡語釋之　疏疏引繆協云將令物生有路入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又載一說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注 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包注時人有穿鑿妄爲篇籍者故云然按桑桑謂子豈不知而作蓋古有此成語也故集注只渾說　輔氏廣曰作爲也一事必有一理爲其事而不循其理則是妄作也

注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陳氏天祥曰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謙辭謙其美而不居
也妄作非美事孔子自言我無是正是鄙其妄作何謙之有
此注蓋亦謙辭四字應刪

注 雖未能實知其理　張氏甄陶曰實字當是蓋字之誤開見
正是實知若云此不是實知此外另有實知是夫子亦以半
明半昧冥冥決事也上古聖人無書可讀無人可問自然是
憑虛起悟然未始不由見聞而入見奎文而作字因河圖以
起數觀轉蓬以爲車聽鳳鳴而諧律皆由聞見入也夫子天
縱之聖豈不是生知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明明是擇善而
從可曰此未能實知其理乎必是蓋字之誤若曰雖不能如
上聖之智周萬物由擇識而求之亦所差不遠矣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注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言
鄭注互鄉鄉名其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按邢疏引琳公云
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
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梁玉繩曰此解似勝鄭注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翟氏灝曰詳
解謂互鄉爲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與
向同此則鑿矣 陳氏士元論語類考云寰宇記載徐州沛
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謂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
縣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夫子嘗過陳
宋未知孰是 閻氏若璩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
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
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城其城猶存然鹿邑名縣始附開

皇十八年徧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附地理志未見有析置互鄉縣事伯厚語恐未足憑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又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張氏栻論語解云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問其退而不善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氏希元四書存疑云依南軒說之則非錯簡矣

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張氏甄陶曰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即家性即家中之寶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物取之即得何遠之有我欲克己而復禮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即是

仁我欲主敬而行恕此一事之推推恕施即是仁欲仁最易全仁最難猶家中有此寶物主人翁卻不能時時與之相守舍之而起仁又不見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陳司敗　注陳國名司敗官名　孔注司敗官名陳大夫邢疏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皆集注所用　釋文引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惠氏棟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　皇本曰上有對字

揖巫馬期而進之　注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皇本之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期作旗惠氏棟曰說文施旗貌齊欒

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斿者當从史記作旗

謂之吳孟子注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陳氏壽祺曰春秋哀十二年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猶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於薨也書孟子卒而已　輔氏廣曰婦人稱姓稱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張氏甄陶曰魯昭公娶吳之事不見於春秋或襄公在時已結婚或即位後懼季氏之強遠娶於吳以求緊援皆不可知至魯哀公十二年春秋書孟子卒左傳言昭公娶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

言葬小君陳是時已滅於楚雖復封之東於九縣所謂陳蔡不羹也安能自通上國爲楚所使特時値是事故意暴昭公之短以諂季氏無行之尤者也臣不可貶君自無答不知禮之理然使不答則墜其局矣亟答之曰知禮挫其氣也陳司敗知夫子見其腑肝不敢措詞揖巫馬期以洩其忿使夫子別致一詞以自表其失言又墮其局矣惟欣然曰丘也幸則司敗之技窮使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昭公失國一再傳矣孔子猶樂爲之任過則季氏恐鷹鸇之逐鳥雀不敢動於惡矣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皇疏昭公不知禮而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永信我言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

也繆協云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昴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將明其義故歸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按此疏反復發明似是推見至隱其實當時聖人衝口而出時措咸宜未必有此想頭此疏不免詞費不如集注之落落大方矣

子與人歌章

子與人歌而善　善字集注未及皇疏此孔子重於正音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故必使重歌也足補集注之闕　張氏甄陶曰歌者直已而陳德古人興於詩成於樂皆以歌爲關鍵樂記終於子貢問樂一章專論歌字師乙陳宜歌之詩五頌大雅小雅風商齊也歌之音節七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

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是也謂性情味義
蘊咸於是乎取之故求之詳如此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 注莫疑辭 朱子語錄云猶今人言莫是如此否 何解莫無也文無猶俗言文不也言凡文皆不勝於人邪疏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 毛氏奇齡曰晉書樂肇作論語駮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成語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侔莫文莫吾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祝躬行之君子則遜矣 劉氏台拱曰說文心部有忞慔二字連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之省借字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

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阮先生曰方言之侔莫卽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何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何同

若聖與仁章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注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翟氏灝曰四書辨疑謂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爲聖仁者其說良是　毛氏奇齡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總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於聖而已　梁疏

晁氏名說之清豐人按宋史列傳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注　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此集注補注疏之不及處邢疏但云爲猶學也學先王之道便空而無着朱子語錄云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何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釋文舊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章

子疾病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是定本無病字也　翟氏灝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子路請禱　翟氏灝曰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按此條爲今本莊子所無蓋即論語事而易子路爲子貢易禱爲卜耳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鄭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謂積誄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疏云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　說文讄禱也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或不省作𧭑金氏履祥曰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諡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按說文玉篇廣韻等書誄讄皆各爲訓至毛晃增修韻略始言讄與誄同蓋即據周禮鄭注也

某之禱久矣　皇本禱下又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　皇本孫作遜下同按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此作遜而鹽鐵論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衛靈公篇孫以出之陽貨篇惡不孫以爲勇近之則不孫皇本亦皆作遜

與其不孫也寧固　陸氏隴其曰固則無儀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可無儀文不可無名分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　釋文皆讀蕩爲湯今從市

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鄭注坦蕩蕩寬廣貌集注以平訓坦

足補鄭注所不及補氏廣曰惟平故寬廣也　陳氏啟源曰蕩蕩當作潒潒說文平坦義當作愓狂放義當作憛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之義俱無涉今愓憛潒三字俱不同以一蕩字總其義此俗之譌也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　釋文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先生曰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襯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矣

威而不猛　皇本無而字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七終

論語集註旁證卷之八

閩長樂梁章鉅撰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皇疏云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聚心慮今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粃糠累賁故泰伯次前也

泰伯章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朱子文集云至德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

三以天下讓注三讓謂固遜也　邢疏引鄭注云太王見季歷

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張氏存中曰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　羅氏泌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　顧氏炎武曰泰伯之時商日盛大乃託之採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　閻氏若璩曰金仁山前編云儀禮三遜謂之終

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讓也此可證集註固遜之說　黄氏培芳徵海樓經義云後儒說此章有讓周讓商之分迄無定論余謂讓商爲是成湯五傳至雍已商道衰諸侯不朝至仲丁廢正傳弟外壬其後子弟爭立亂延九世迄於小辛小乙終以不振是時周已遷岐日以強盛小乙傳武丁雖稱中興而五傳至武乙則又荒淫無道武乙再傳帝乙於是命季歷爲侯伯以泰伯之德孑身逃吳尙能啓有吳國況藉周家盛業豈不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故斷爲讓商無疑也其以爲讓周者則有三不安周止一國正文天下二字無着若預定後日有天下恐失聖人立言之體一未安也舍長立少隱成父之邪志可謂至德乎二未安也古者兄弟讓國如夷齊者夫子尙不稱爲至德何以獨稱泰伯三未安也且夫

子所稱至德者止有二人其一稱文王則爲其以服事殷其一即泰伯其爲讓商益明矣或謂商之大衰在武乙之世太王時尙承武丁之後如何遽有翦商之心按金仁山云太王遷岐年尙少而年壽甚高故曰古公然則太王雖承武丁之後其欲傳位時在衰殘暮年則已及武乙之世也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云得本亦作德按風俗通義過譽卷引作得而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此語作德章懷註引鄭註亦作德　張氏甄陶曰此章有實事而儒都未詳考讓商讓周皆非正解今詳辨之傳國之法殷道以傳一生而一及出左傳一生者太子嗣位身後所立同母弟謂所同生也一及者此太子母弟承位之後即傳此母弟自己之子不復傳弟謂世及也泰伯嗣位後次宜及仲雍仲雍之後即仲雍之子

周章宜立者也太王遷岐在武丁之五十八祀次年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即書無逸所謂享國三十有三年者彼時文王尚未生祖甲之二十八祀文王始生其時泰伯無子周章之生先後不可知太王於播遷之後得一聖孫自慶先業寖昌人情之常非即萌廢立之念泰伯承父之志欲讓儲貳於季歷以及文王太王不許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祀不從不許避位之請也太王既不廢泰伯自別無讓法惟是乘父疾之時托採藥之說挈仲雍同去之荊蠻太王即沒王季雖欲如叔齊之事不可得矣泯然無跡何得而稱此所以爲德之至也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纘成業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耳文王生三十五年季歷始受命爲西伯文王立纘承西伯之位又三十一年而後帝乙崩紂立爲

天子二十二年而亡使文王爲西伯之時帝乙立微子啓爲太子則文王一西方諸侯並無服事之名武王又安得有伐商之事然須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不過言周先在豳與狄逼處至太王遷岐締造方有規模後來翦商之業實始於此耳實始二字文義顯然泰伯只是讓國却又不是明讓令王季不得不受衆世皆莫之知親與夷齊衆所屬目者不同故夷齊稱古之賢人泰伯獨稱至德然非仲雍賢此事亦不能行故仲雍與夷齊同列逸民此章實事實義不過如此 國初有將德竣西書文亦專言讓國其云奇節自以採藥行則毀疾不爲以備悔此姬宗之太史賁由抗節而爭又云惟伯初旨以安命爲辭則季自不以天倫爲慨此商室之逸民未及捐心而計說得最親切有味也

恭而無禮章

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韓李筆解云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葸過則爲亂爲絞　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注葸畏懼貌　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諰李善注引此語云諰與葸同錢氏大昕曰葸字說文未收從草亦無義當爲諰字之譌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

注絞急切也　釋文云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七律反鄭云急也按邢疏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是用馬

說朱子語錄云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

君子篤於親節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

愚按此一章與上文不相蒙而於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按吳說見集注論語續解此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蒙吳以人道知所先後解亦未明實不如分作兩章為愜但吳氏必以為曾子之言亦似臆斷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顏註云此論語載孔子之辭禮記少儀註齊語正并之別篇註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皆有明證不應逕斷為曾子之言也　趙氏佑曰舊與上子曰四句為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故明君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巳而行禮則足以及人此不用吳氏說

注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陳氏天祥曰此固得[illegible]記子張臨終語中詳之言然死生人之常言凡言死者皆小人果爾則舜陟方乃死顏淵不幸短命而死其舜顏淵皆為小人矣且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其皆以為小人之事可乎程子之言非定論程子引之亦未當也

曾子有疾章

啓予足啓予手 說文諺離別也從言多聲讀若論語跢予之足劉氏寶楠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為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 曾子大孝篇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子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又疾病篇云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並曾子之學終身在于戒懼故曾子十篇與論語孝經皆可相爲表裏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孟敬子問之　注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馬注同此邢疏引鄭注

鄭玄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豆籩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按此節論語事而傳述異辭不若聖門載筆之簡易也

曾子言曰注言自言也　皇疏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者欲重曾子臨終善言之可錄又一說云欲直曰曰言答述曰語曾子臨終緜困不拱答述示直出己之懷而已集註蓋本此　閻氏若璩曰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註所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鳥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

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應之矣曾子以提醒孟卿也惟告以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贅之不可爲亦具見爲言之無不周偏如此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包注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際邈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按此以有司二字連文疑誤固之 徐氏繼曾說漢書文苑謹僚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又選頭陀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射皆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屬樹司存各題標準又顏延年傳云屬司存謂外屬[illegible]竟外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illegible]

以能問於不能章

昔者吾友 注 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　馬註友謂顏淵胡氏泳曰今從之者非顏子不足以當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　鄭註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　臧氏琳曰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今論語侂作託按說文人部侂寄也從人乇聲乇古文宅言部託寄也從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論語當是侂字蓋從言者以言託寄之從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從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正與說文合也　吳氏昌宗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

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　劉氏若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疏謂年十五而鄭注論語增以下二字然孤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卽十四十三亦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士不可以不弘毅　李氏光地曰此與上二章語氣一連曾子晉友懷顏子君子人與蓋指路也士不可以不弘毅總承上二章言士欲希聖希賢當學顏子之弘子路之毅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後漢書蔡邕傳

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章懷註引此作孔子曰又張衡傳要既死而後已注引下二句亦作孔子曰又文選思元賦李注引下二句亦題子曰字

興於詩章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韓李筆解云三者皆起於詩而已發乎情是興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得所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　張氏甄陶曰興詩立禮易曉成於樂之理甚微蓋古人之教以樂爲第一大事舜教胄子欲其直溫寬栗不過取必於依永和聲數語太史公樂書謂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好善而樂施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此自古相傳之語爲官大司樂教國中子弟一

曰樂德中和祗庸孝友一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一曰樂舞即六代之樂樂師小舞之屬學其俯仰疾徐周旋進退起訖之節勞其筋骨使不至於惰檢束其血脈使不至猛厲僨起今人不得見古樂之節奏雖能知也集注蕩滌其邪穢指淫亦不生此句亦易聽消融其渣滓指傲氣不作此發親實非得力於樂不能矣

民可使由之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即小大由之之由不須注也何術訓爲用語意轉滯故集注不從　臧氏琳曰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玄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稍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以[illegible]引

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終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趙氏佑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爲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事事家喻戸曉日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惟勢有所不給而天下且於是多故矣故曰不可

好勇疾貧亂

注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輔氏廣曰好勇疾貧其心固惡矣惡不仁之心則本善也但疾之已甚則亦流於不仁矣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孔注周公者周公旦邢疏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使驕且吝　皇本使上有設字　惠氏棟曰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稽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詞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

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注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陳氏天祥曰程子之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因之理集注以爲其勢相因反驕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又言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其實天下人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己傲物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為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三年學章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 胡氏寅論語詳說云以至為志其義益精或聲同而字誤也四書或問云此處解不一作志稍通耳金氏履祥曰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 孔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此一義也張氏栻論語解云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此從孔說而義又微異也蔡氏備說亦同 皇本不易得

也下有巳字疏引孫綽曰不易得也巳者學足以通業得祿雖時不得祿不易已得此則譌易作入辭又一義也皆不如集註訓穀爲祿之順　張氏甄陶曰志穀有兩層淺學者志在紛華勤學者急於展布閔子之辭召漆雕之未信非無其人但不易也

篤信好學章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包注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邦疏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今欲去見其已亂則逐去之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不在其位章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皇本政下有也字孔注欲各專一於其職邢疏此戒人侵官也不在此位則不得兼此位之政欲使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王氏若虛曰此必有爲之言豈嘗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爲而世不用因以自解歟

注 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張氏栻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者謀者則亦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意畧同

師摯之始章

師摯之始 注 適師摯在官之初　鄭注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詩而首理其亂邢疏亦云關雎正樂之首章惟首理其亂四字究不明晰故集註不從　張氏甄陶曰師摯之始者必師摯此時不在

官而追憶之或以爲此因太師摯適齊而發嘆則並兩事爲一非也師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樂得所而詩美盛樂官之職得矣又何去焉若云三家僭妄則宜去者莫如孔子孔子反待樂官去之是其潔身高於孔子又不通之論也太師摯適齊是待定公十四年事季桓子受女樂倡優雜進樂官恥與爲伍故相率而去至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正樂之時相隔十三年矣中間師摯必亦反魯或與孔子共事後師摯或物故或去官皆不可知此章決非爲師摯適齊而發也　翁先生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究樂升歌爲始合樂爲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

也合樂凡六篇而獨曰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自始至終咸得條理而辟之矣盛可見矣夫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狂而不直章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　孔注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注悾悾慤也宜可信邢疏此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後漢書劉瑜傳悾悾推情章懷注悾悾誠慤之貌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　此分兩節說最合口氣何解云學自外入至熟乃

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語意未免含糊故集注置之
注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
可也　陳氏天祥曰此章之義朱子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
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朱專主於溫故程專主於知新惟
舊疏解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失在既得之後知新溫
故義不偏廢惜其言辭不甚順快也

巍巍乎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注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
不以位爲樂也　何解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邢疏自以功
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與求二字不明其義亦淺故集注不
用按不與自應專就富貴說惟能輕視富貴所以謂之巍巍
獨稱舜禹者以其起自側微非若世及之君富貴是其固有

也　張氏甄陶曰舜禹之不與富貴猶孔顏之不與疏食簞瓢心有所在不暇及也必兼此義乃備　汪氏流論語集注剩義云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云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爲預又一說也然斷章取義則可與巍巍乎口氣又何涉乎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注疏本兩唯字有作惟者韓李筆解本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亦皆作惟按楕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此自當以唯爲正

煥乎其有文章　七經考文云一本章下有也字按漢書儒林傳敘傳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俱有也字

舜有臣五人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李氏光地曰此二句亦是孔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倘是此體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古書泰誓之辭　釋文云予有亂臣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按集注自馬氏曰至謂文母皆引馬融注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因妄也則據劉敞說然釋文所據舊本本無臣字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與釋文合則舊說不必改惟今書泰誓有臣字則東晉古文近儒所謂偽泰誓也唐石經於亂字下傍注臣字今本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叔孫穆子云云亦有臣字又昭公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亦有臣字皆據偽泰誓妄增耳

注馬氏曰亂治也文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亂治也本爾
雅釋詁文　金氏履祥曰古文尚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
與集注合乿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
人亂字加乙與乿相似故誤以乿爲亂字　韓氏廣曰荀卿
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污謂之污也則亂之訓治其來久矣
翟氏灝曰亂之訓治猶故之訓今在之訓徂兄之訓僾義
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者周公作爾雅已具此釋例不
僅始荀卿子矣金氏引古文尚書爲證而古文亂臣十人正
作否德亂之亂字其義轉不可通　按書盤庚茲予有亂政
顧命其能而亂四方皆以亂爲治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注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
此　孔注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邪疏畧同按古注

以周盛於唐虞集注則以唐虞盛於周張氏甄陶曰盛字有二義五臣皆聖勝於十人多賢其實九官十二牧皆周召畢散之儔此由氣運使然古今不再故集注復云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也

有婦人焉　顧氏炎武曰陳師晢襄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大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不必並數之以足十人之數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邵氏在鬮曰論語有婦人焉衞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為膠鬲似可從者但衞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說論語筆解又無之以為膠鬲更無憑據　翟氏灝曰任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予求見石經故從那[illegible]石經文之畧見於今者前四篇後四篇耳泰[illegible]任氏

獨何從見之耶　翁先生曰十人中有一般人更見天命與常歸於有周之義若作婦人則於事理皆所不背也但不敢即臆揣爲膠鬲耳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皇本三作參釋文云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按包注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邢疏同故集注從之　翟氏灝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晉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於商據此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也　程氏大中曰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皇本周下無之字

注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翟氏灝曰由逸周書之言觀之疑亦先舉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

論贊之語欲別加孔子曰似宜加於菲飲下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吾無間然矣　注　間罅隙也　孔注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

焉字義亦明語意亦不背故集注不從

致美乎黻冕　注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　邢疏引鄭注云黻是

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蔽

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

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

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此說與集注合而加詳焉

按陸氏佃埤雅云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言燕服也二章曰

黻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袞黻也袞衣謂之黻衣附袞冕

謂之黻冕也陳氏祥道禮書云六服終黻而後黼詩曰玄袞及黼黻衣綉裳常服黼冔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袞黻也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者矣江氏永曰黻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者蔽膝之黻從韋觀左傳袞冕黻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說集注亦因之也

而盡力乎溝洫　史記夏本紀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禮綴合文蓋作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皆不外盡力之意　李氏光地曰致孝鬼神與菲飲食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終未詳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

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爲無求安而貽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套到爲民謀食上去不是此章比類文義矣